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易經蒙引卷十下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菴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脈

校對官中書臣吳甸華

謄錄監生臣陸維新

欽定四庫全書

易經蒙引卷十下

明 蔡清 撰

繫辭上傳

第十章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云云以下筮者尚其占

或問尚辭與尚占如何分別曰人之發言處事處自
有兩樣有止議論道理不及吉凶泛應事物不關利

害者則尚其辭以言而已矣亦有事關成敗之兩途而須用決擇幾涉善惡之兩端而須為剖析者則當尚其占以斷其疑矣如孔子之贊顏子曰不遠復無祇悔者則尚辭之類也其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則有利害從之矣此則尚占之類也然尚辭尚占一舉而兼尚者固多如上章所謂君子居其室出其言以下七爻則有辭兼有占矣故下文君子將有為也一條亦兼辭占尚辭與尚占有別後章云繫辭焉所以

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於此可見尚辭尚占之別矣○以動者尚其變是幾處有善惡兩端之分以制器者尚其象制器則動之有成者○譬如在官處事亦有常行事例不待思索裁度只管據見成之法而施者此是尚象以制器也亦有忽然一事來前是非利害兩途未決須費商量裁度則當隨機應變析理不眩期底於是不納於非此是以動者尚其變也○下文發言處事內便有決疑在發言與處事俱兼

得決疑意此卜筮不要實說是假借意義字樣如上章之酬酢下節之參伍錯綜皆其例也又如君子經綸豈直指治絲之事哉乍說人多未信○大學顧諟天之明命章句曰顧謂常自在之也按明命是理無形者也豈可以常自在乎此借字法也故愚謂此之卜筮即是取占事之義下繫傳曰占事知來是說聖人據事而占之所謂無卜筮而知吉凶者亦非真以著龜占也○以下筮者尚其占依上句以言以動以

制器例則以卜筮只是以決疑之義亦不犯了尚占字蓋言動制器卜筮當在尚辭尚占尚變尚象之外也故不必以問焉為即上文之卜筮如魏文侯卜相之類未必皆用龜卜也只是取決於李克耳此蓋六書假借之義○魏文侯卜相之卜非以龜卜也只是取決之意比卦原筮之筮非以著筮也亦只是審決之意信乎以卜筮者尚其占之卜筮只是取決疑之意也又曰占事知來者亦只是據事而占之非以著

龜占也○以言者尚其辭謂取其辭以發言也以動者尚其變謂取其變以舉動也以制器者尚其象謂取其象以制器也以卜筮者尚其占謂取其占以決所疑也決疑在占之外也若泥卜筮事則須卜筮後方得占如何乃取占以用之於卜筮乎明者可以了然○辭變象占俱在言動制器卜筮之前○四者皆變化之道神之所為也有變須有象有象須有辭有辭則占隨之矣四者不容相無故曰皆變化之道變

如是則象如是象如是則辭占亦如是是變者又神之所都也而象辭占則神之所在也上章行以數神正於其變處神之也上文言動制器卜筮不必俱以筮易言下文問焉而以言及參伍以變雖皆主筮易言然孔子上文寔是兼該動居兩端下文只就筮易上發明耳蓋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亦可用易也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亦可用易也易之為書也不可遠若專主於筮則其用狹矣况易之辭變象占

可以窮理盡性至命可以崇德廣業豈必拘拘於筮也哉若以下兩條為據只就筮易上說固無得而非議之者只是若欠了一邊耳

是以君子將有為也

一條

或問有為有行如何分曰為者本身心所為也行者出乎身而加乎民者也所施行於外者也○行之於身是有為措之事業是有行○辭占所以為天下之至精者以其體該本無都是假象之辭也用應始有

則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矣此出易五贊首篇又
曰稽寔待虛存體應用亦可見其精矣又曰潔淨精
微是之謂易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

一條

參伍以變四營而成變也謂分一掛二揲四歸奇但
一變成於歸奇故今人多以歸奇取變謂歸奇上見
有多寡之數於左右歸奇上見其一先一後更相考
覈以審其多寡之數也○多謂九與八寡謂五與四

其明筮贊有曰四五為少八九為多以審其多寡之實○今人俱以一變之得五為少得九為多再變三變之得四為少得八為多固亦可通然實非本義多寡二字正意蓋若拘多寡二字實則下句所謂一左一右一低一昂俱要明白有個左右明白有個低昂矣而又安得如彼明白乎母亦是止取其義意而已耶○變者數之未定數者變之已成方其數之謂之變及其變之已定或為七為九或為八為六則謂之

數矣○錯綜其數即所變歸奇之數也舊說交而互之謂有一變者又有再變者又有三變者各不相混是一左一右之意也○摠而挈之舊說謂以第二變之餘積於初變者之上又以第三變之餘積於再變者之上是一低一昂之意也○按此說於兩個一字似未親切○錯綜其數與通其變似略相混大抵變者數之未成數者變之已成通其變雖曰三揲兩手之策以成陰陽老少之畫然終主於三次之方變者

言有揲在內也錯綜其數雖曰亦通兩手三揲之數然終主於既變成七八九六之數言不兼揲言也况自初變至二變亦可謂之錯綜而不可謂之通其變參伍之義

朱子語類曰三五是相牽連之意如三要做五須用添二五要做六須用添一若要做三又須着減二○又問譬之三十錢以三數之為得幾個三了又以五數之為得幾個五兩數相合方可看得個成數朱子

曰是如此○又問如趙廣漢欲問馬先問牛便只是以彼數來參此數否曰是○又曰若是他數猶可湊參與伍兩數自是參錯不齊所以舉以為言如這三個將五來比又多兩個這是五個將三來比又少二個○又曰譬猶幾個物在這邊逐三個數看是幾個又逐五個數看是幾個○又曰若三個兩便多了一個主於五而言故曰多一個三個三是九個又少了一個主於十而言兩個故曰少一個三個四又是十二個也未是這少不成二五為十

多不成三五為十五

三箇五方是十五箇

謂湊成五數也

○大全載朱

子曰參以三數之也伍以五數之也如云什伍其民如云或相什百非直為三與五而已也愚謂此說甚通暢然則若謂什伍以變亦不害其為更相考覈之意矣但什伍與什百字面數目太多故止用參伍耳○又曰蓋數紀之法以三數之則遇五而齊以五數之則遇三而會愚謂此所謂齊亦會之義也假如有四十文錢在此以五數之得八個五為四十也又以

三數之則十三個三又餘其一亦為四十文也又如
有四十二文錢在此以三數之得十四個三為四十
二文也又以五伍之則八個五又餘其二亦為四十
二文也然此特取其參伍之淺淺者以示彷彿耳要
之三五正義則不止是如本義所引荀子韓非漢書
之言則三五之法常嘿行於事為膠牒之中非智者
亦未易臻其妙也○清又聞兵陣之法接戰之餘數
十萬之師頃刻之際不知所損及見在有幾或隨欲

用多少於東路用多少於西路再用多少為正兵用多少為奇兵此須得知吾兵之數乃可裒益取用於是主將發令即於所頓地或十個為一朋又或令一百個做一朋又或令數百數千做一朋然後馳馬一數或令隊長湊報俄頃之間便知元數所損多少即惟主將隨宜撥用也此雖非本義所引諸說之正義然亦一參伍之法可以開初學之蒙也○又老吏斷獄徃徃有用參伍之法者如程明道先生初為京兆

鄆縣簿民有借兄之宅居者發地藏錢兄之子訴曰
父所藏也令言無証佐何以決之先生曰此易鞞耳
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年矣曰四十年彼借宅居
幾何年曰二十年矣即遣吏取錢十千示之謂借宅
者曰今官府鑄錢不過五六年即遍天下此見二十
年所藏決不止於四十年前之錢也此錢皆汝未借
居前所鑄何也其人遂服是得三五之法矣又唐張
鷟為河陽尉有呂元偽作倉督馮忱書盜糶倉粟忱

不認而元執之堅張乃取元告狀用紙貼兩頭惟留
二字問是汝書曰非乃去貼即是元狀先決五十又
貼詐為馮忱書留二字問之乃曰是及去貼即詐書
也元於是伏罪亦得參伍之法矣○又曰所謂參伍
以變者蓋言或以三數而變之或以五數而變之前
後多寡更相反覆以不齊而要其齊愚謂以不齊而
要其齊此正三五之正義要指也○又曰如河圖洛
書大衍之數伏羲文王之卦歷象之日月五星章部

紀元是皆各為一法不相依附而不害其相通也愚
謂此亦如所謂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
表裏之意亦參伍法也○又曰此如三三為九五六
三十之類雖不用揲著而推算變通未嘗不用○又
曰參伍不獨是以數算大概是參合的意思○又曰
兵家謂窺敵制變欲伍以參今欲覘敵人之事教一
人探來恁的說又差一人去探來若說不同便將這
兩說相參看如何以求其寔所以謂之欲伍以參此

說最為明白而至到當記曉○一說參伍以變前一變未見參伍必以第一第二變與第三變相對方為參伍此即是通其變也故本義曰蓋通三揲兩手之策以成陰陽老少之畫以蓋字貫下即連上句在中不得界斷參伍以變錯綜其數兩句也朱子又曰參伍所以通之其治之也簡而疎○一說錯綜其數謂合十八變之數以觀則七八九六之畢陳但見其數有七馬九馬有八馬六馬六則與九對八則與七對

而有左右交互之義或陽上而陰下如註所謂陽上
去做陰陰下來做陽亦得所謂六上生七為陽九下
生八為陰亦得此謂錯綜其數只是究七八九六之
數以定卦爻動靜之象也亦皆冠於蓋字之下不復
以別於錯綜其數之句也是即朱子註中所謂錯綜
所以極之其治之也繁而密者也○按此後說似合
本義又有小註一証似為穩於前說當記取前說則
與平庵項氏之註亦略有合○如後說於本義為符

合似無可疑者矣但孔子此節何緣都無一字言一變而直言通三變者都無一句言一爻之數而直言極六爻之數者似尚可疑耳然未易輕議姑置之

錯綜之義

按朱子語類曰錯者有迭相為用之意綜有摠而挈之之意如織者之綜絲也○又曰綜如織的綜一個上去一個下來陽上去做陰陰下來做陽如綜相似愚謂此二句不可曉似當作陰上去做陽陽下來做

陰乃通今云然者蓋謂陽上去為九則變陰矣陰下來為六則變陽矣然此二說皆是有九六而無七八似未為的論○又問本義云錯者交而互之一左一右之謂也莫是揲著以左揲右以右揲左否曰不特如此乾對坤坎對離自是交錯清謂既云不特如此所謂左揲右右揲左者亦其一義矣但曰乾對坤坎對離則所未曉蓋錯綜其數似猶是只以三變成爻者言安得便有三畫之乾坤坎離等卦及至於究七

八九六之數以定卦爻動靜之象亦只是以所占得之卦六爻言或兼以所定卦言或一爻變或二爻三爻變或四五爻變初無乾對坤坎對離之象也此蓋朱子後來縱說直說不膠於本義處又或記者之欠始末也○又問綜者摠而挈之莫是合掛拗之數否曰且以七八九六明之六七八九便是次序然而七是陽六壓他不得便當挨上七生八八生九九又是須挨上便是一低一昂清謂此只是按定六七八九

字面上論見其有上下低昂之勢也其指掌畫圖具
於右見語類

手指畫

九 七
八 六

二 三 四 五
指 指 指 指

又曰錯綜之數便只是七八九六六對九七對八便是東西相錯愚謂據其所得之卦爻未必皆七與八對九與六對蓋但得九便是六之對得六便是九之對七八亦然一則老陰老陽為對也一則少陰少陽為對也又曰六上生七為陽九下生八為陰蓋老陽變少陰也其實所得之卦爻未必皆老陰老陽也其說未果定論否但據七八九六則七與八對六與九對處便見一左一右之義凡為九則七之進而為九

也凡為六則八之退而為六也進者上而退者下便是一低一昂之意。朱子又謂綜如織的綜一個上去一個下來陽上去做陰陰下來做陽又曰六上生七為陽九下生八為陰便上下為綜愚謂此蓋以六七八九序而言則九在八之上八在七之上七在六之上故曰六上生七九下生八也論數之序則如此其寔撰著所得者八不必皆自九而下七不必皆自六而上亦取其意義耳意思亦如上所論錯綜之例

○清謂通其變三變皆參伍者也極其數六爻之數皆錯綜者也○按前說於參伍之義固可通惟錯綜之義於朱子小註之說似尚可疑今細論之朱子謂錯是往來的又曰是往來交錯之義又曰六對九七對八便是東西相對錯愚謂當揲扚之際但得奇則為陽來陽來則陰往就為右邊有一陰為對矣但得偶則為陰來陰來則陽往就如左邊有一陽為之對矣况所揲扚者不但有奇又間有偶不但有偶又間

有奇縱使諸變純是奇亦自各有偶之對純是偶亦自各有奇之對也此謂奇偶猶仍舊說以數之九八為偶五四為奇也○蓋朱子所謂七八九六則錯與綜同時又摠是一義也蓋同是一七八九六也以為左右之交互亦得以為上下之低昂亦得更詳之○變則象之未定者器則動之已成者故須知制器與動不同也○參伍以變與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是變也錯綜其數與極其數遂成天下之象是象也○

或曰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似已成象矣曰未也雖成陰陽老少之畫然安知老者為動乎少者為動乎皆未定也○通其變謂變到完處而天地之文已成極其數到完處而天下之象已定○極七八九六之數以定卦爻動靜之象動與變却不同要辨得明如九六變也七八不變也至於動則或九六為動又或五爻為九六則一爻得七八為動者矣動則不分九六與七八○天下之至變正謂著之德圓而神也故

能為多為少為奇為偶為老為少為動為靜莫知其方惟變所適耳

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一字謂之易二字謂之著卦四字謂之辭變象占一也无思无為言其無心也此句單解與寂然不動不相混合寂自與感為對○此四者之體所以立而用所以行也所以字不指無思無為乃指神字蓋非天地之至神孰能與此即是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

行而至便是四者之體所以立而用所以行在於神
矣蓋寂然只是體之立感通只是用之行不見是所
以處其所以如此者神也○或以無思無為亦為體
之立非也蓋無思無為只是無心此句在寂感二句
之上若以對感通說則以無心為體而感通為用將
以感通為有心矣易之感通果有心乎易只是著卦
何心哉

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張子曰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此所謂感而遂通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朱子曰易無思也無為也易是個無情的物愚謂只是指四十九之著策與六十四之卦畫而以著之在櫝卦之在冊如鴻濛之未判如朕兆之未形此其寂然不動者也著之動於分掛揲扚之時卦之成於十有八變之後遠近各探其幽吉凶各異其指此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也○朱子曰其寂然者無時而不

感其感通者無時而不寂也是乃天命之全體人心之至正所謂體用之一源流行而不息者疑若不可以時處分矣然其未發也見其感通之體於其已發也見其寂然之用亦各有當而實未嘗分焉愚謂朱子此言不是正解此章之義皆以人心之寂感言也故曰是乃天命之全體人心之至正即是大學或問所謂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為一身之主者固其真體之本然而喜怒哀懼隨感而

應妍媸俯仰因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
又曰其未感之時至虛至靜所謂鑑空衡平之體雖
鬼神亦不得窺其際者固無得失之可議及其感物
之際而所應者又皆中節則其鑑空衡平之用流行
不滯正大光明是所以為天下之達道亦何不得其
正之有哉此則人心寂感之正也故曰所謂體用之
一源流行不息者流行即是其寂者無時不感其感
者無時不寂正中庸所引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之意

相類徹首徹尾者也。又語錄載云胡氏說此多指
心為已發便錯了縱已發感之本固在所謂動中未
嘗不靜如此則流行發見而常卓然不可移今指作
已發一齊無本了終日只得奔波急迫大錯了○遂
通天下之故遂知來物遂字亦見得神字意神固速
也故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朱子曰非是別有至神
在著卦之外也○下文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亦是假
借形容字故以行至為言凡有所至必自乎行以此

推之疾謂之促也促則可速二句皆言易之通志成務隨感隨應即是遂字意程子曰神無速亦無至須如此言者不如是不足以形容故也

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極深而研幾謂是理之深者聖人則極之於辭占之中矣是理之幾者聖人則研之於象變之際矣然則辭占之所在即深之所在也變象之所在即幾之所在也○朱子曰易便有那深有那幾聖人用這個來

極出那深研出那幾○又曰研是研摩到底之意詩書禮樂皆是那已有的事惟易是說那未有的事研幾是不待他顯著只在那茫昧時都處置了○又曰他恁黑窅窅之深疑若不可測然其中却事事有以上說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又曰事事却有個端緒可尋又曰各有個脈絡線索在裏面所以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或問幾朱子曰便是周子所謂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也又曰研幾是研出幾微

處且如一個卦在這裡便有吉有凶有悔有吝幾微
毫釐處都摩研出來又問如何是極深曰要人都曉
得至深難見的道理都就易中見得○如今何處尋
個深止是辭占所極出者便即是深矣蓋吉凶悔吝
各有所當而朕兆未形所謂體該本無者也今則皆
極出在裡許矣○如今何處尋個幾亦只是變象所
推者便是幾矣蓋內則陰陽老少動靜之所以分外
則吉凶悔吝利害之所以判最是難分曉者今則皆

研審出來在那上矣

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

蓋吉凶悔吝各有所當而外則朕兆未形外雖朕兆未形而內則各有所當此乃所謂深也深即天下之至精者此其所以應問如響遂知來物也是所謂通天下之志也

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內則陰陽老少動靜之有所分外則吉凶悔吝利害

之有所判是即所謂幾也幾即天下之至變者此其所以能成文而定象所以可以動而制器也是所謂成天下之務也

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神不在深與幾之外合著與卦而為易合深與幾而為神故尚辭尚占之條曰遂知來物尚變尚象之條曰遂成天地之文遂定天地之象三個遂字亦自有神理矣故本義曰所以通志而成務者神之所為也

非前兩條止是至精至變之事後一條乃是至神之事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只是說那通志成務處都不用人力耳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謂其一出於聖人之所以極深研幾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四謂辭變象占也非謂以言以動以制器卜筮亦為聖人之道也辭變象占出於聖人以言以動以制器卜筮者是其用於衆人也聖人之道在易

內言動制器卜筮則在易字之外乃人之用夫易者也此本不用分析但近時人之說明謂不可如此分析只說尚辭以言尚變以動者即是聖人之道也又說要歸重於神言四者皆神之所為乃所以為聖人之道也據後說於論理似亦可但必欲牽率聖言以就其說則或未合於本義也○此章承上章之意言易之用有此四者要之上章所謂四營而成易至顯道神德行云云則辭變象占四者俱是有了但未及

啟舉而明言之耳故此章詳之或者以為上章只言
易未及其用也仔細體認顯道即辭占也神德行則
變象也酬酢佑神則言動制器決疑俱在其中矣况
本文又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而下章
首條本義則云四者皆變化之道神之所為也則其
與上章一意無大彼此亦可見蓋所以盡上章未盡
之意也○參伍以變條本義曰此亦皆為揲著求卦
之事亦字實承上章也

第十一章

是故著之德圓而神

卦之德方以智言於著之德圓而神之下便是因著而得者六爻亦然故朱子小註曰著是未成卦時所用未有定體故其德圓而神卦是因著之變而成已有定體故其德方以智○朱子曰退藏於密密是主靜處萬化出焉者又曰神知來智藏往一卦之中凡卦爻所載聖人所已言者皆具已見的道理便是藏

往占得此卦或因道理以推未來之事便是知來今人多用此說以斷此二句不知此說與本義不合朱子後來已自不用了蓋此說以卦爻言不以聖人之神智言本義無卜筮而知吉凶一句已分明豈得以此為朱子之言而固欲遷就以從之耶○又有以知來藏往為凡未來之吉凶皆有已往之成迹故因往可以推來愚謂此正是影上面朱子之言而遷就之者按此之神以知來即後章之占事知來此之智以

藏往即後章之象事知器同是一個聖人同是一個
知往知來豈有此獨是因往推來道理或曰藏字不
好說作知字意曰非也以其既往故謂之藏不待推
者也委的無待於推而自有素蓄的道理在如智伯
與韓魏共攻趙締疵謂智伯曰魏韓必反矣夫趙亡
必及韓魏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城城降有日而二子
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其言告二
子二子曰此讒臣欲與趙氏遊說耳

云

云二子出締

瘋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故締瘋所料皆已往之事非未來之兆也非藏往而何雖非聖人然而孫臏料龐涓死於樹下子貢料魯邾之二君有死亡徃徃竒中豈必皆聖人而後能知來藏往哉但各得其一二而不能如聖人之全且至耳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非謂他人皆不得與於人倫之事也○又如漢昭烈聞張飛營都督有表曰噫飛

死矣蓋飛若在不應都督上表也又楚人伐鄭鄭人將奔謀告曰楚人遁矣幕上有烏乃止蓋楚人宵遁幕中無人故烏敢棲其上此亦已然之事皆藏往之類也○又按孫子行軍篇所載藏往之類頗多今錄於左可見從來有象事知器之一端也如云適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歐人之進也其所居易者利也

利誘我也

衆樹動者來也

除道而來

衆草多障者疑也

鳥起者伏也獸駭者發也

潛兵而襲

塵高而銳者車來也

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樵採也少而往來者
營軍也辭卑而益備者進也辭強而進驅者退也輕
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
陳兵車者期也奔走謂急趨其戰有期也半進半退者誘也杖而
立者飢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而不進者勞也烏
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
亂也吏怒者倦也大將勞之殺馬食者軍無糧也懸
瓶不返其舍者窮寇也必欲決戰諄諄翕翕徐與人

言者失衆也賞善者窘也數罰者困也先暴而後畏
其衆者不精之至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凡此之類
皆明明白白有已然之理謂之藏往謂之知器不亦
近似乎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

此明字與察字皆以自然者言如舜明於庶物察於
人倫也一氣之運消息不齊者天之道也天下之紛
紜不一者民之故也明天道故知神物之可興者以

神物具有陰陽消息之理也故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察民故故知其用之不可不有以開其先者以天下之動貞夫一據一理之所在而隨其順逆以為吉凶也故曰以明得失之報也○朱子曰若只理會得民之故却理會不得天之道便即民之故亦未是在到得極時固只是一理愚謂此所謂時有消息之不同事有當否之或異時者天道事者民故也如否之大往小來天道也則不利君子貞民故也豈不是一

理臨之剛浸而長天道也則大亨以正民故也又豈不是一理蓋人事與時偕行但不宜與時偕極偕行者聖人固有以開其先偕極者聖人亦有以通其變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按本義云作為卜筮以教人而於此焉齋戒以考其占按不曰考其辭而曰考其占則是主聖人卜筮言矣○語錄曰齋戒敬也聖人無一時一事不敬此特因卜筮而言尤見其精誠之至又曰民用之則神明

民德聖人用之則自神明其德按此二說又見其主
聖人卜筮矣○又曰洗心聖人觀象玩辭理與心會
也齋戒聖人觀變玩占臨此事而敬也按以洗心為
觀象玩辭其說與本義不合蓋朱子未定之見也然
以齋戒為動而觀變玩占時事似為有據且與本義
合蓋居而玩者謂之辭動而玩者主於占辭與占固
有別也○又曰德即聖人之德又即卜筮以神明之
聖人自有此理亦用著龜之理以神明之又語類載

云神明其德言卜筮則益以明矣此因朋友間有不
屑主聖人卜筮言者故列朱子數說與本義合者証
之庶為歸一之論況不主卜筮時而主泛言聖人之
心易則上文既已言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矣何
至一意重出耶又況曰吉凶與民同患既同患吉凶
則亦容有卜筮時矣其曰神以知來智以藏往而不
用卜筮者聖人固自不用卜筮以知吉凶然此言於
是興神物以前民用之下若說自不用卜筮則將卜

筮全說低了故舜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
龜筮協從是聖人固自能知來而亦用卜筮以神明
其德矣朱子曰明道愛舉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
德夫一句雖不是本文意思自好因再舉之幹問此
恐是君子篤恭而天下平之意曰否只是上蔡所謂
敬是常惺惺法又問此恐非是聖人分上事曰便是
說道不是本文意思要之自好言畢再三誦之○齋
戒固有時聖人亦不能日日齋戒也故曰齋戒以考

其占若居則觀象玩辭則不必一一齋戒矣但此齋戒與祭祀齋戒不同故曰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儆惕之謂戒

是故闔戶謂之坤一條

闔戶謂之坤統言之則為陰之靜也分陰陽而言之則為乾之靜專坤之靜翕也闢戶謂之乾統言之則為陽之動也分陰陽而言之則為乾之動直坤之動闢也蓋天地一氣也一闔一闢謂之變動靜相生也

往來不窮謂之通闔闢不已也見乃謂之象乾知大
始也形乃謂之器坤作成物也制而用之謂之法聖
人成能也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百姓與能也
○見象形器者生物之序也所生之物不止著龜但
意之所主在著龜也猶天命之謂性三句及誠者自
成也詞皆兼人物而意之所主則皆在人也故章句
末云人之所以為人道之所以為道又曰誠以心言
本者也若兼物則不專言人與心矣○闔戶謂之坤

至民咸用之謂之神只是一個物事雖有許多名目
寔所謂同條而共貫者也蓋乾坤變通者化育之功
也見象形器者出於化育之功者也制而用之者聖
人之贊化育也民咸用之者圓於道化之中而莫知
其所以然者也○詳此一條見得有上文所謂天之
道者焉有所謂民之故者焉又有所謂是興神物以
全民用者焉蓋即神物而原始要終言之也此章專
言卜筮故重神物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易有太極易者陰陽之變太極者陰陽之所以變者
也陰陽之所以變者太極有動有靜也太極有動有
靜即是一每生二也一每生二即是太極之理也自
兩儀以上以至於六十四卦皆是此理即一神兩化
也此處主易而言蓋易是影此理者也故此太極字
亦是易中之太極與周子太極圖者不同且兩儀四
象八卦等字皆是影此理之名目故兩儀者兩即是

那天地間陰陽儀則謂此奇偶二畫即是那陰陽之儀形也四象者四即是天地間太陽少陰少陽太陰象則謂此第二畫之分太少者即是那四者之象貌也象與儀一類八卦之卦字亦然故謂卦為掛以示也後來俱以兩儀四象當寔字說如謂陰陽為兩儀或謂天地為兩儀蓋不知此字之立本主於易而後或借用之相承之久遂作實字用也○又曰易卦之陰陽生生子在母腹之外象畫所變也造化之陰陽

生生子在母腹之內實體本然也實體之本然即一
分為二之理也且以一歲言之一歲本一氣耳分之
而為寒暑則二氣矣又分之而為春夏秋冬則四氣
矣四氣分為十二月則每三月之中從二至二分處
析之則四而八矣皆一分為二也又如十二月再分
之為二十四氣則每月有二氣如正月立春雨水二
月驚蟄春分之類是也二十四氣每氣有三候初中
終之序也亦自其中而中分之為二也合之則為七

十二候矣以至候又分日日又分時時又分刻刻又分息自息而刻自刻而時自時而日自日而月以至於一歲其實只是一氣之運而有動靜耳雖積至於一元十二萬九千六百歲亦止一氣之運故曰須知一本能雙榦始信千兒與萬孫微哉而亦顯哉又曰畫卦標著其序皆然畫卦之序即上文所謂兩儀者始為一畫以分陰陽四象者次為二畫以分太少八卦者次為三畫而三才之象始備者也此條所主

在畫卦也揲著之序據下條八卦定吉凶雲峰註謂
一揲而有兩儀之象二揲而有四象之象三揲而有
八卦之象尚欠明白愚謂揲著之序其初揲三變非
奇則偶分明是一揲而得兩儀也其再揲三變奇上
再得奇則為太陽象偶上再得偶則為太陰象分明
是再揲而得兩儀也至第三揲之三變則又非奇則
偶隨其所湊皆成三畫之卦八卦隨其所值又分明
是三揲而得八卦之象矣每揲皆有陰陽太少此則

不論只論陰陽矣太陽少陽俱只做陽看太陰少陰俱只做陰看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四象生八象此八卦該六十四卦者也故繼之曰八卦定吉凶○朱子小註曰卦畫既立便有吉凶在裡蓋是陰陽往來交錯於其間時則有消長之不同長者便為主消者便為客事則有當否之或異當者便為善否者便為惡即其主客善惡之辨而吉凶見矣

故曰八卦定吉凶此乃朱子易學之綱要也至矣哉
○愚謂朱子此說既極切當而明白矣今學者更當
為各卦各爻中求其所討時有消息之不同者如何
事有當否之或異者又何如蓋時以係於天者而言
如乾卦純陽至健其道大通而至正此其時之長也
而至正二字又含有事之當焉則其占為元亨而利
貞矣如屯卦以震遇坎乾坤始交而遇險陷此其時
之消也動乎險中能動雖可以亨而在險則宜守正

而未可遽進不遽進則無害若遽進則事不當而有
害矣此便是八卦定吉凶處又以爻言之如乾初九
則在下未可施用此其時之未長也若順之而勿用
則事當其時而無悔矣若違時而有所用則事不當
而悔必矣又如九二剛健中正出潛離隱亦時之既
長也而其剛健中正又見其事之當矣故利見大人
德施普也以此類推之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
然○所謂長者為主消者為客而吉凶以分者如泰

君子道長陽為主也則曰小往大來吉亨本義曰占者有剛陽之德則吉而亨矣如否小人道長陰為主而陽為客也則曰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此其最明白者也其餘凡卦有小大則辭有險易無卦不可以此例推也自爻言之如乾之上九道之窮也是陽之向消者也則曰亢龍有悔如坤之初陰其勢必盛分明是陰長為主矣故為君子謀曰履霜堅冰至若泰初九三陽在下相連而進則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也否之九四否過中矣將濟之時則曰有命无咎疇
離祉是陽之為主者也如乾之初二三四五諸爻皆
陽德之盛者也故有吉利不然亦無凶咎如坤之自
二而至五亦皆有陰德之懿者也故亦有吉利不然
者亦無凶咎推此類求鮮有不合者○所謂事有當
否之異當者便為善否者便為惡此事字乃就卦爻
上所具人事得失之象而言也非占者之事也如蒙
之以亨行時中則曰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

云
云矣需之位乎天位以正中則曰有孚光亨貞吉
利涉大川矣如蒙之九二主卦於內剛而不過而能
任上事則曰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矣如需之九五
陽剛中正需於尊位則曰需於酒食貞吉矣此皆事
之當而善者也又如屯之六三陰柔居下不中不正
上無正應妄行取困則為即鹿無虞陷入於林中矣
需之九三去險愈近而過剛不中則需于泥致寇至
矣其在卦也如大過在我過盛而在彼不能勝則為

棟撓矣如姤之一陰遇五陽為女德之不貞則曰女
壯勿用取女矣凡此皆以事之善惡而分吉凶者也
諸卦雖善者多而惡者少然天地間物無有不對如
云原筮元永貞无咎則知无元永貞之德者不免於
咎矣如云占者有陽剛之德則吉而亨則知無陽剛
之德者當不得吉亨矣又如云忠信之事則可不然
必敗又如云占者能求剛明之德而親近之則可免
矣如此則凡言善者亦含有不善者之不然意言惡

者亦含有善者之不然意此尤見易之以道義配禍福而聖人之經與術數家之技不同也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

崇高莫大乎富貴誠齋謂指富有天下貴為天子者言最是蓋上言天地四時日月下言聖人皆是舉其極者言之故知此為指富有四海貴為天子者也誠齋讀書亦可謂以意逆志者本義故曰富貴謂有天下履帝位矣○備物致用與立成器以為天下利亦

須有別蓋當初聖人教人以五穀為粒食以獸禽為
鮮食以薪供火以水供湯之類是備物致用若夫網
罟以佃以漁舟車以濟川途弧矢以威天下重門擊
柝以待暴客之類立成器以為天下利也物者天地
間見成之物器者聖人所制也若單說備物制用似
能該得制器今既繼以立成器則五穀六畜之類不
可以成器言故須有辨

探賾索隱

蹟者天下之蹟悉具於卦爻之中也隱者占之所值者其理隱而未見也惟著龜則能探於蹟中而索出其隱者以示人也下文以定天下之吉凶蓋出於此即所謂顯道與極深之意也如今日禱靈籤相似如籤筒中或百餘或數十即探而出一枝以斷事

鈎深致遠

深謂陰陽老少之未分吉凶悔吝之未形也著龜之變則能鈎取之使人因所值而循其占以為趨避以

成事功是能鈎其深以致其遠也下文成天下之亶
亶蓋出於此亦即神德與研幾之意或謂如此則鈎
深致遠獨取變象何也曰功業見乎變惟幾也故能
成天下之務致遠之主於變象固有以也○先儒謂
賾隱以物象言深遠以事理言不知易之物象即事
理之象也此論似贅只要合下句意方是○探賾乃
可以索隱朱子小註最詳明鈎深致遠愚謂惟深故
能致遠故源深者其流長畜未極則施未行一理也

探賸索隱鉤深致遠只做兩事不依小註作四事看
當如上文備物致用例

天地變化聖人效之

舊說聖人效之以為著策之變化看來兼卦爻之變
化意更為周盡剛柔相摩八卦相盪本義曰此言易
卦之變化也又曰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或曰觀效
字之義只是就著策說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太極生兩儀四象八卦尚皆說得取則於河圖洛書

豈有易卦之變化說不得效於天地之變化况則與
效亦一類故曰是則是效一說首章在天成象在地
成形變化見矣本義何以不兼卦而只曰謂著策卦
爻陰變為陽陽化為陰者也然則變化二字元有所
主哉其曰此易卦之變化也却是從那變化字而生
如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之類悉主著策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此聖人兼伏羲與大禹於易言禹叙疇者帶說也以

其理之一也如孟子云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稷亦帶禹言也又聖人立象以盡意云以盡其

言此聖人亦兼伏羲文王周公而言也○依事例啟

蒙云河圖之虛五與十者太極也洛書而虛其中

五則亦太極也非以洛書之中五河圖之中五與十

為太極也是去其五與十者不用而使中空以為太

極也蓋太極無象故虛之○河圖洛書之奇偶各居

二十者蓋河圖既虛其中五與十洛書亦虛其中五

則陽數只有一三七九合之為二十陰數只有二四
六八合之亦二十兩儀之象也○河圖以一二三四
為六七八九者蓋六七八九實因中宮之五而得故
一者六之所因二者七之所因三者八之所因四者
九之所因一二三四即在內之六七八九也故可以
一二三四為六七八九初間看似涉於牽強細求其
故乃知一出於自然之理也○洛書以一二三四而
合九八七六縱橫十五而互為七八九六則亦四象

也蓋數始於一而終於十本是一個渾淪之物也故
一必含九二必含八三必含七四必含六今洛書亦
一與九對二與八對三與七對四與六對是其理也
○其縱橫十五而互為七八九六者一與九為縱九
為老陽之數一連中五為六則為老陰之數矣二與
八為橫八固少陰之數二連中五為七則為少陽之
數矣三之於七亦橫也七固少陽之數三連中五為
八則為少陰之數矣四之與六亦橫也六固老陰之

數四連中五為九則為老陽之數矣謂之互者六與九交互七與八交互也其七八九六各重見也○河圖析四方之合以為乾坤坎離補四隅之空以為震兌巽艮者八卦也謂析二七之合則七仍居南為乾而移二補東南隅之空以為兌析三八之合則八仍居東為離而移三補東北隅之空以為震析四九之合則九仍居西為坎而移四補西南隅之空以為巽析一六之合則六仍居北為坤而移一補西北隅之

空以為艮也○析四方之合補四隅之空語脈氣勢
相連蓋析四方之合就以補四隅之空也蓋一與六
合二與七合三與八合四與九合合析去其所合者
而使六七八九不動以為乾坤坎離却以所合者補
四隅處以為兌震巽艮則離與震仍居少陰之三
坤與艮仍居太陰之一六其乾兌巽坎之陽卦亦各
當二七四九之陽數但老少易位則以陽主動故耳
以卦配數離震坤艮同而乾兌巽坎異以橫圖

觀之乾兌二卦太陽宮所生也而註曰四九者九正
為太陽之數四則九之所因所謂六七八九十皆因
五而後得者也故四并九俱為太陽數不以五論也
離震二卦少陰宮所生也而註曰三八者八正為少
陰之數三則八之所因也故俱為少陰數巽坎二卦
少陽宮所生也而註曰二七者七正為少陽之數二
則七之所因也故俱為少陽數艮坤二卦太陰宮所
生也而註曰一六者六正為太陰之數一則六之所

因也故俱為太陰數○以二圖之數各配其卦則橫
圖圓圖於太陰一象各以艮坤二卦處一六蓋一六
者太陰之數也艮坤者太陰宮之卦也數與卦皆合
也橫圖圓圖於少陰一象各以離震二卦處三八
蓋三八者少陰之數也離震者少陰宮之卦也數與
卦亦皆合也老陰少陰之卦與數所以相同而無移
易者以陰之老少主靜而少其常常則不變也○橫
圖於太陽之象以乾兌二卦處四九蓋乾兌者太陽

之卦四九則太陽之數也橫圖於少陽一象以巽坎
二卦處二七蓋巽坎者少陽之卦二七則少陽之數
也此蓋其正也圓圖則於太陽一象以乾兌二卦處
二七而不處四九是以太陽之卦而當少陽之數矣
於少陽一象以巽坎二卦處四九而不處二七是以
少陽之卦而當太陽之數矣此蓋其變也太陽少陽
之卦與數所以不同者蓋陽之老少主動而通其變
則有不守其常者也○洛書四方之正以為乾坤坎

離四方之偏以為兌震巽艮分明乾兌生於老陽之
四九今則乾居九兌居四也離震生於少陰之三八
今則離居三震居八也巽坎生於少陽之二七今則
巽居二坎居七也艮坤生於老陰之一六今則艮居
六而坤居一也所謂其卦未嘗不與洛書之位數合
也○易有四象變象也繫辭焉定之以吉凶辭占也
易則是變象辭占四者而已故愚以為顯道神德行
亦是辭占與變象也顯道者在辭占神德行者變

象下篇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亦即此理也

第十二章

乾坤其易之緼耶

緼所包蓄者猶衣之著也語錄云緼綿絮胎也○易之所有陰陽而已凡陽皆乾凡陰皆坤可見此乾坤通指百九十二陽爻百九十二陰爻之定位而言也本義四句通貼乾坤其易之緼耶而下文之意已悉該於此矣易之所有陰陽而已看而已字可見其為

易之緼而發也○乾坤其易之緼此乾坤兼六十四卦之陰陽言乾坤其易之門此乾坤專指始初陰陽二畫而言謂之緼者易中之所包蓄也故曰易之所
有陰陽而已謂之門者易諸卦之從出也故曰諸卦
剛柔之體皆以乾坤合德而成也○乾坤其易之緼
一條四個易字皆同主變化言也把易對乾坤則乾
坤是定體者而易字指變化無疑矣本義易之所有
陰陽而已或謂專指易圖言不必拘於本文易字同

此說似有理蓋帶下句凡陰皆坤凡陽皆乾而言也如孟子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下句又云今時則易然也二字固不同雖然味本義易之所有陰陽而已句終是未安

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

畫卦定位則二者成列而易之體立矣此謂畫成橫圖時節節是陰陽相對便見是乾坤成列斯時也雖未論到著策卦爻之陰變為陽陽化為陰處然其所

以陰變陽陽化陰之體已立於此而莫之能外矣
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謂變化者陰陽之變化也設若無此陰陽之畫則所
謂變化者誰為之乎故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言若無個著策卦爻之變化則彼圖中之陰陽卦畫
亦徒設而已何所用之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
乎息矣易既不可見乾坤決然是息矣而乃曰或幾

乎息者亦從容不急遽之辭故本義直曰乾坤息謂變化不行○自乾坤成列以下皆以明乾坤所以為易之緼也○乾坤其易之緼一條承上文言固只是設卦立象之事然繫辭以盡其言者即言乎此也通變以盡利者即此之利也鼓舞以盡神者亦即此之神也形而上者謂之道

此亦承上文而言蓋卦爻陰陽之設正以為寓理之具理無形者也卦爻有形者也始初聖人因見天地

間有許多道理故設為此卦爻變化以該載之即所
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者也是先有是理而
後有是氣也即今只把逐卦逐爻來看箇上面都有
一層道理在而卦爻不過其象貌耳如乾道大通而
至正形而上者也而六畫皆奇之卦則形而下者矣
如坤道之順而健形而上者也而六畫皆偶之卦則
形而下者矣如初陽在下之理形而上者也以初九
一畫象之形而下者也剛健中正出潛離隱之理形

而上者也以九二一畫象之形而下者也諸卦爻皆然此乃本義之正意其後先儒引用或至以太極為形而上者陰陽為形而下者則皆是借用之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本指著卦先儒盡借以論人心亦無不可語類問形而上下何以形言朱子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有形無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愚謂此大學所以不言窮理而言格物也便見吾儒之言道與佛老不同朱子曰指器為道固不得離器言

道亦不得指此一節用形而上者謂之道一句冠在上面極不苟蓋先有此道理而後有此卦爻變化之器以象之既有此卦爻之器則有化裁之變又有推行之通又有舉而措之天下之事業一皆此道之所灌注流行者也故或問朱子曰裁也行也措也都只是裁行措這個道曰是化而裁之

自然之化指每節之分二掛一揲四歸奇時而言裁

通指三揲之後裁為六七八九之數而言既通裁為六七八九之數則何者為動何者為靜皆截然有定矣却就所當動之爻象所著事理之當然者推而行之於事為之間則吉者吾順而趨之固通也其凶者吾避而改之亦通也故曰推而行之謂之通謂推所著之理而見之於行也○又曰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舉此道之行於變通者而措之天下之民使天下之民咸用之以趨吉避凶則何事不成何業不立故

曰云云謂之事業也此章變通以人言則是自制法而言當歸之聖人也其實所舉而措者即道也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神明即神明乎變通也蓋神明字有主宰運用之意如今人之所以能妙衆理而宰萬事者是其神明也故變通之法非有人以神明之不行也○若究神明二字之義則神字有妙道主宰之意明字有精義昭皙之意此皆於變通之際見之○又曰神明二字尚

矣今夫人之所以能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者以
有此神明也謂其神明於血肉動作之間也此之神
明即神明於變通之際者也其理一也○凡占易者
得其卦爻其詞占所指固自明白但善用之則在其
人蓋辭占所示譬如舉業題目為說個主意而已至
於依這主意做出文章來有十分學問者做到十分
文章有五六分學問者做得五六分文章的又有與
說這主意如此他却自做差了豈不存乎其人而學

問即在平素所養也此說明白易曉○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所謂人能弘道也○神而明之安得不存乎其人且如占得坤卦者其辭曰西南得朋東北喪朋若有行者雖得此占而東北方有父兄之託焉有親識之契焉則東北自可以得朋而東北即是西南矣以此觀之神而明之豈不存乎其人

默而成之不言而信

此兩句是相喚一個道理也猶云迷而不作信而好

古迷而不作者決是信而好古信而好古者決是迷而不作默而成之者決然不言而信不言而信者決然默而成之○既曰存乎其人而又曰存乎德行方知上所云其人乃有德行之人也猶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又曰利君子貞方知上所云同人于野者乃同人之君子貞者也○不可說人字只是尋常人也故孔子於下文即繼之云明其為有德行之人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明其所以神明之妙不假言說

也猶其四體不言而喻之意○但默而成之與神而明之却有分別蓋神明只當變通之時而言默而成之却指平素涵養而言非指變通時言也○默而成之謂其向曾着實做工夫來蓋人倫大節及凡處事應物的道理一一皆實了是謂成也此成字謂成器成德之成有所謂行於未信之前之意故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也德行者躬行心得之名目也○不言而信在書傳中所用有兩意如中庸末章云君子不

動而敬不言而信章句解云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信乃自己之信當解作以實之謂信也如論語為政以德章註所引程子云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則信乃他人信之是見信於人之信也此處不言而信應上句默而成之難解作他人信之當作一一皆實之意謂其默而成之雖不言而一一皆實也有此德行則於諷箴之際自有神明乎變通而吉無不利也○信字從人從言似當就言語上說今日不言

而信則信不當在言語上認但當就理上論也中庸
不言而信則謂其誠信之心也○此不言而信正與
孟子四體不言而喻同例喻非人喻之也信亦非人
信之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務要說得有以為神
而明之之地方是恰好蓋神而明之用易之際變通
之時然也默而成之者以其平時理得於心而有其
德理措於事而有其行德行之人雖端居無事無所
諏筮也然方寸虛明默焉之間萬善具足無所虧缺

無不完成絕無事於言說也而其理一一皆實居之
安資之深可以左右逢原其德行有如此此其所以
於用易之際便有以神而明之也正所謂隨取而隨
足者以其涵養之深也自書不盡言至謂之事業皆
言聖人作易之事自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至存乎
德行其指歸皆用易之事○一說默而成之即默成
其神明之妙也存乎德行即主此人之德行也如此
說則默成與神明是一時事猶神明與變通亦一時

事前說以默成為平素之涵養殆非也○本義曰卦爻所以變通者在人所以變通即神明也又曰人之所以能神而明之者在德是所以能神而明之即默而成不言而信也○默成其神明之妙此顧其造詣涵養如何有不在言語聲色之間者故曰不言而信也默即不言也○又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若說在平素不是神而明之之時則存乎德行一句絕說不去既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又曰默而成之不言

而信存乎德行何也蓋神而明之有不在頰舌之間
言說之際者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此則非素有德
行者不能也或曰默成不在神明之時正謂平居未
筮之際曰然則默而成之所成者何事哉○蓋神而
明之即神明乎變通也默而成之即默成乎神明也
之字各有所承也默則不言信則成矣信則一一皆
實也非徒能言說者也

易經蒙引卷十下